

第六十五回 天香館詐醉留詩 金鑾殿硬限完姻

卻說成宗見鄺相贊白牡丹，乃曰：「先生可題一詩。」鄺相領旨。內監呈上筆硯，鄺相一揮而就，帝見上寫《題白牡丹詩》，滿灑丰姿不染泥，別傳仙韻傲楊姝，輕籠夜露銀塘影，薄剪春風玉燕衣。上苑韶華霞燦燦，中庭香氣雪辛靠；珍珠簾外椽隴處，疑是輕綃是也非。

帝看畢喜曰：「白牡丹詩意極佳，紅牡丹並無一吟，鄺先生大為不公。」鄺相曰：「此有何難，當再題一首。」

東皇作意聚韶華，出初傾城第一花。步金盞春酣濃帶酒，玉蘭風靜暗流霞。楊妃薄汗凝紅雨，甘後輕納換繹紗；今夜承恩陪御宴，天香館外月西斜。

鄺相題完，內監送與帝看，帝贊曰：「白牡丹字句入神，紅牡丹恰又變幻，真天才也，宜賜酒三杯。」鄺相飲了三盞，上前謝恩辭席，帝留住曰：「難得月白風清，一刻千金，何必匆匆言別，盡醉方休。」鄺相遂再飲。此時已近三更，鄺相面上帶酒，映著桃花，帝慾火如焚，忍不住笑對鄺相曰：「觀卿如此姿容，怪不得忠孝王狂言女扮男裝，朕亦著魔。未知卿可肯憐朕否？今夜已深，同牀好議政事。」即喚內監著內閣人不必侍候，鄺相要在此安寢了。鄺相暗想：「我想肯失節，若別人到此地步，不是敗名失節，必是捨死捐生，我自變更。」忙站起身來，滿面怒色，叫聲：「公公不必傳旨，我立要回閣。」即奏曰：「臣秉公無私，唯年輕致仕，人有女流之說；今陛下亦出此言，臣何可再與理政？當掛冠歸隱。且君臣俱係年輕，如果同榻，外人必議年少高官皆從狐媚得來，將視陛下為何如圭嚴帝曰：「朕因議政事，故留同寢，並無別意。若果是女，乃忠孝王正室，朕怎敢紊亂？卿若推辭，反惹異議。」鄺相曰：「議事當在燈下，同寢怎能議事？」帝曰：「漢光武與嚴子陵同牀，子秋稱其君臣相得；先生在此安歇，外人若有閒話，朕即處斬。」一時慾火難禁，伸手扯住鄺相左袍袖曰：「先生就在此安歇罷。」鄺相掙脫，厲聲曰：「君臣相見，各宜盡禮，今陛下昏夜強臣同寢，君臣皆少年，外人必疑此職從獻媚得來。臣雖至愚，斷不從命。」帝見鄺相聲色皆厲，怒容滿面，凜烈難犯，自知理屈，即扶起曰：「此朕之過，卿勿介懷，實思夜深路遠，卿要退便退。」吩咐內監掌燈，送鄺相回閣。權昌點燈，引鄺相回到閣前，人役還在飼候，鄺相謝了權昌進閣。權昌回來交旨，帝囑眾內監不許多言，自思世間哪有此奇女，不怕死生，不貪榮華，真是可敬！枉朕費盡心機，毫無所得，又自喜方才送他回去，不致變臉，朕亦算知機，看來此女艱犯，但才色動人，怎肯心灰？今後只加些慇懃，望他回心，亦未可定。」是晚就在天香閣睡下。

且說鄺相回閣，入房安寢，尋得帝所贊詩稿，心喜帝果風流，不敢強留，亦為可敬，但帝枉費心，我想肯失節？今後不可住閣惹禍。即上牀安歇。次早回府，入見素華，即大笑，素華疑問曰：「何事歡喜？」鄺相說明昨晚事情，素華曰：「小姐容貌太美，動人眼睜，但帝既知是女，須設法辭官為妙。」鄺相曰：「不必辭官，帝雖知道是女，亦照軌行事，不似紳王橫行無道，昨日所行，蘇楚溫柔舉動。美色人人癡欲，如此行事，令人可敬。今後不宿閣，即可保無事。」素華稱是，索取御詩寧現。鄺相曰：「御詩已失將無存。此盾案卷若多，當帶園窺發，案卷若少，未晚便潮回符。」帝探知更期敬仰。

光陰如箭，早是頁丹初旬，雲南項隆送女到京，租了一座大屋為離。項隆父女僕住在東邊。安縣主人役在西邊。商議來早面君。項隆對女曰：「南金須要小心，富貴盡在此一舉。」項南金曰：「憑著女兒本領，不怕聖上盤詰。」次早項氏梳妝，穿了華麗花裙，上了轎，秋素跟隨，安知縣隨項隆上轎，來到午門下轎。安知縣對午門說詞，午門官上段奏曰：「啟上陛下，今有雲南雲州府昆明縣知縣安伸祥，奉送孟麗君回京，現在午門外候旨定奪。」帝准奏，暗笑孟氏確是鄺相。又有不怕死的女子敢來欺君麼？即傳宣安知縣並孟氏進朝。安知縣率項氏上殿，縣主跪在前，項氏跪在後。帝著平身，令安知縣站過一邊伺候，只宣孟氏上前，令孟氏擡起頭來，道：「赦爾無罪。」項氏擡起頭來，帝吃驚：有五分象圖，只是骨頭面容有些豐滿，不似鄺相清秀，看來必定是富家之女，當對鄺相坐在右邊，先聞此奏，恰亦好笑，得見了容貌，五分擬圖，倘先配皇甫郎，我再緩二三年，得有機會方好改裝。即立起身來了向忠孝王拱手曰：「忠孝王恭喜你，令王妻回來了，可謂天從人願。」帝趁勢赤向忠孝王曰：「令正妻孟氏到，異日完姻，朕亦歡喜。」是日，武憲王父子、孟士元父子都在，各見其五分相似。忠孝王跪奏曰：「此女只有五分相似圖畫，諒非孟氏，臣不敢領命欺君。」帝笑曰：「朕前說過，自畫形圖，必有裝點，怎能相似，爾休錯了主意，且女流成了之後，怎能比得未成了之際的容貌。」忠孝王想帝言似亦有理，遂奏曰：「若是孟氏，可令其認明生身父母，便知真假。」帝想生父必不能認，只得謂項氏曰：「忠孝王要爾認生父，但恐爾流落多年，不知還認得生父麼？」項氏感帝開豁門路，即奏曰：「臣妾雖流落日久，然父女天性，豈有不能認之理？」帝心中不信，乃曰：「爾既認得，可向前認明生父。」項氏領旨，即向西先看，帝心驚此女好利害，恐躲在西邊，故向西班先尋，暗料怎能認得。只見項氏西邊尋無，逕向東邊細看。孟士元因他五分相像，亦有些疑惑，項氏本知其身材面貌，又見其有異容，即向前扯住泣曰：「爹爹，可憐不孝女受盡顛沛，今日方能相會，女兒好苦！」帝心驚，莫非此女未卜先知麼？即曰：「孟公，可是爾女無疑。」孟士元好不氣惱，即對項氏曰：「爾不要忙，是吾女可再貌爾兄便是。」項氏領命，仍從西班牙尋到東班。孟嘉齡心疑，面上亦有異容。項氏向前扯住曰：「哥哥諒必認得妹子。」孟嘉齡著驚曰：「爾是哪個的妹子，敢作此欺君之事麼？」遂奏曰：「此女實非臣妹，望陛下根究欺君重罪。」帝曰：「此女真是孟氏，誰敢欺君。」

孟士元沉吟一會，計上心來，即問謂：「爾既是我女，可把從前事情說來。」項氏細說三月初三日比箭完婚，初八日秦布政為媒行聘，次年祁相奉旨主婚，三月二十八日行聘，四月初一草改裝逃走；投奔項隆家借宿教讀等情，六月二十二日義父項隆祝壽。我醉臥書房，忘記脫靴，小學生代為脫靴。露出繡鞋。我詐稱王姓之女，因丈夫遠出經商，父母貪圖聘金，迫令改嫁，奴守節潛行。項員外夫妻憐我節烈，認為義女，恩禮相待。孟士元曰：「前年忠孝王父子平番，榮封王爵，爾何不說起，直待此時才來了這個便是弊室。」項氏曰：「封王我不說明，乃試丈夫有情與否。」孟士元又問曰：「爾當年逃走，曾留下什麼對象？」項氏便把留下畫圖，並留書薦蘇映雪代嫁之事說明，書信字句及畫圖詩句均念出無差，成宗同鄺相心全俱疑，此女莫非有術前知麼？遂齊聲曰：「此女果是真的，連書信詩句都知，孟公何必多疑。」

孟士元此時真是啞子吃黃連，說不出的苦，盤問又盤問他不倒，只得奏曰：「人家養女十二三歲即婚份外，父女相見日期有限，況又逃出數年，臣怎貌得。待臣喚老妻前來，自能辨出真假。」帝暗笑孟士元顛倒，不能分辨真假。

尚疑不是爾女，卻待其妻來方認。可宣爾妻來認。」孟士元退出上轎，回府來見韓氏，說明備細，協速上轎細認。韓氏怒曰：「女兒明明是鄺相，還說甚女兒？」孟士元就把此女前情細說一番，道：「特請你去盤諸倒他。」韓氏曰：「待我前去。」即忙上轎，來到午門外候旨。帝宣上殿，朝見已畢，帝著平身。韓氏站起身來，項氏向前拉住泣曰：「母親，可憐女兒此時才得相見！」韓氏冷笑曰：「爾稱我作母親，我不敢認爾為女兒。爾貌雖略似我女，只是身體骨格豐厚，必是富家之女，怎比得我女容貌骨格清秀，如何瞞得過我？」項氏曰：「女兒蒙義父項員外夫妻溺愛；日食厚味，滋補享用，自然身材不比前年羸頗。母親不認，叫孩兒好不傷心。」言罷，淚下如雨。

帝暗驚，此女果然善辯，朕正好強迫忠孝王成親，留下鄺相後會。乃曰：「此言甚是有理，韓氏須看仔細，不要傷了爾女。」韓氏暗想：我女明是鄺相；但帝有旨，若說就是鄺相，即要處斬。今此女如此舌辯，我又不說就是鄺相。我今必須指出此女破綻，帝方知是假。主意已定，即攜著項氏左手，扯其衣袖，將其手扯住向天子奏曰：「這隻手便非吾女。」帝曰：「此手如此潔白，乃是好手，有何破綻？」韓氏奏曰：「臣妻之女，其手大異，手掌好似蓮花一般清瘦，手指有如玉荷一般嫩細。此手肥厚，定是富女，難瞞陛下聖鑒。」項氏心中恰亦驚孩，乃辯曰：「只因滋補太過，是以肥厚，母親何必多疑。」帝聞言曰：「爾女逃走，正在成人之年，今越三四年，身材手足自然變異，如何比得前呢？」韓氏無言可答。項氏乘勢奏曰：「陛下果然聖明，此言極是有理。」帝暗笑，此女真好膽量，敢瞞生母，朕若不存私心，爾大罪臨身多時了，他反連朕亦要欺瞞，豈不好笑！韓氏又扯起項氏的衣裙笑曰：「這只腳更非吾女。」帝曰：「此腳不滿四寸，儻是好腳，有何弊害？」韓氏奏曰：「古稱三寸金蓮，臣妾之女兩腳只有二寸七八分長，此腳實有四寸，怎瞞得過我。」項氏暗想，此話怎能盤駁得我，即曰：「母親有所不知，女兒在項家四年，未有母親調督，腳便橫裹，因此放大。」韓氏心中好不著惱，不意此女這等舌辯，教我怎能降伏他？即問曰：「爾選走之時，可有人陪伴否？」項氏暗笑韓氏顛倒，黃榜上明明寫著女婢榮蘭，他卻問此話，真是可笑，即答曰：「有女婢榮蘭同逃。」韓氏問曰：「如今何在？」項氏曰：「現在午門外候旨。」韓氏奏曰：「請陛下宣榮蘭上殿。」帝令宣榮蘭上殿。午門官宣了榮蘭上殿跪下，項氏向韓氏曰：「母親，榮蘭在此。」韓氏忍不住笑曰：「爾既敢來冒名欺君，怎說此女是榮蘭，豈不效露？」項氏暗想，候五夫妻果是談言誤事。轉曰：「此婢並非榮蘭，實名秋素。」韓氏大怒曰：「爾如此舌辯，秋素假作榮蘭，便是欺君之罪了，還說得如此容易。」項氏曰：「實因榮蘭上年跟隨家童逃走，說來名聲不好，故把秋素混作榮蘭。」韓氏默然尋思，又問曰：「爾當年逃走，家中僕婢喚甚名字？可即說來。」項氏曰：「兒女雖離家日久，家中童婢依稀還記得幾名。」就把候五所說各掌事男女盡說出姓名。韓氏無計可施，只得奏曰：「此女實非臣妾之女，臣妾不敢冒認欺君。但此女定有前知，乞陛下嚴刑究辦。」群臣多向孟士元恭賀曰：「此女必是令媛無疑。」孟士元不敢說鄺相是女，只得默默不言。帝謂韓氏曰：「爾心思已迷，可即回去，朕自有處份。」韓氏只得退出回府。

帝謂忠孝王曰：「朕因念前年孟氏誤了終身，故賜婚劉奎璧，不料迫走孟氏，特詔天下尋訪。前日湖廣假孟氏，朕察出是假，著其進宮伏侍太后。今此女是真分明，又說不是，朕為孟氏費盡心機，今賜卿一月內完姻，方遂朕意。」忠孝王奏曰：「孟龍圖若認為女，臣即完婚，憑岳父主意。」孟士元著惱，又不敢說鄺相閒話，只得奏曰：「臣不敢冒認欺君，此女實非臣女。」帝對忠孝王曰：「孟士元夫妻俱已老邁，言語難信。爾可向項隆義父早定終身，欽限一月內完婚，毋得再奏。」傳旨退朝。孟士元父子同忠孝王悶悶退出。帝回宮，吩咐內監不許多言。

且說武憲王認為真，心喜劉氏亦可完親，即回府告太郡婆媳曰：「孟氏賢媳回來了。」太郡喜曰：「孟媳今在何處叫武憲王說明早間的事情，限一月內便得完親，可著人擇吉日行聘。」忠孝王大掠曰：「此事還須請問岳父母再作商量，不可造次，武憲王再把早上對答親家母的言語說出，況容貌六分象圖，孟公夫妻還說不是。」太郡曰：「如此說來，果然是真。」遂令家將帶了帖子，往孟府請問親翁主意若何。家將上馬，來到孟府，拜見門官，說明備細，此時孟士元滿門正論假孟氏欽限一月內成親，韓氏叮嚀曰：「爾父子切不可認其為女，使吾女無所結局。」忽女婢報武憲王差人求見，孟公喚進，帶書人曰：「家名爺欲令人擇吉日行聘完娶，特來請命定奪。」

未知孟士元如何回答，且聽下回分解。